

世界上最难受的一种痛叫做悔恨，

世界上最难忘记的爱叫做心痛，

世界上最孤单的想念是因为曾经的我们是恋人不是路人。

上架建议：纯爱 | 小说

ISBN 978-7-5143-0090-1



9 787514 300901 >

定价：21.00元

动装的男孩，骑着单车，从一个闭着眼睛在听音乐的女孩身边骑过。

两个背影、飘逸的头发、白色的运动装、黄色的山地自行车、黑色的书包，一个闭上眼睛靠在树上的女生，全部出现在画家的画布上、作家的故事里、歌手的音乐里、导演的电影里、时间的记忆里……

当末依继续沉醉在王菲的音乐里时，她没看见，那个戴着鸭舌帽的男孩，回过头来，对着她微笑。他心里在担心，已经秋天了，小心别着凉……

胜利了……”末依看了一眼姐姐泪水浸湿了她的脸，接着电视里一位穿着红色长裙，披着黑色蕾丝的中年女人走向舞台，久违的面孔，谁会想到那个人就是抛弃了这个家的母亲，每当姐姐失落时，只要看见舞台上的母亲就会再次振作，因为妈妈一直是她的精神支柱，是她的希望。

“谢谢，我今天能获得这个奖我很高兴，我感谢我的义女张嫣然……”接着一位穿黑色蕾丝裙，红色披肩的女生走向舞台和妈妈紧紧地抱在一起，末依呆了，她长相几乎和姐姐一模一样，而且她和妈妈穿的是亲子装，这件衣服也是母亲今年的主打服装，

“我太高兴了，因为我有这么出色的女儿，她现在可是法国最出色的美女律师……”

“妈妈我爱你……我真庆幸有您这样的妈妈……”

对于她们的那段对话末依是那么的难受，难受得心像被一块大石头堵住了。紧接着她听见了窗外一个沉闷坠落的声音，末依转过身子发现姐姐已经消失在末依眼前，只有阳台淡紫色的窗纱凄凉地随风摆动。她颤抖了一下，像被锋利的冷冰直接穿透了身体，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，嘴唇颤抖着，“姐姐……”她的杯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。电视里依然是那对所谓幸福的母

琦，和一大队男生在一起，“你怎么在这儿？看见小柴了吗？”

“在赚钱呢！收班级所有的废品，我请你吃冰淇淋，找她干什么。”

“可是，我要找小柴！”

轩琦坏坏地看了看末依，“这个问题很难办，好吧，给你个机会，你请我喝水果茶……我就告诉你。”

大概是天热的关系吧，学校门口的露天咖啡厅挤满了人，瘦弱的末依直接被淹没在人群中。

她用了好大力气才挤到轩琦身边，接过轩琦递过来的水果茶她想都没想用力地吸了一大口，然后猛地吐了轩琦一身，如同不小心喝了相同颜色的水，可其中一杯却是白醋。“不放糖怎么喝啊。”轩琦眨了眨眼，“喝这个要放糖？我不知道啊。”

末依一巴掌打在轩琦身上，“不是吧，你要我。”

“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。”

“那你把你的给我喝一口吧！”末依一把抢过轩琦的水果茶，轻轻地吸了一口，“你死定了，为什么你的有糖。你敢要我……”刚准备扑过去打轩琦时，被后面的人使劲撞了一下，

末依失去重心，整个人摔在地上。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他们，那个画面在某个尴尬的瞬间定格住羞涩的记忆，却成为了思念过去的钥匙。

末依瞬间觉得缺氧得厉害，像在一个很热很热的闷罐里，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里，轩琦牵着末依的手就跑。

过马路的时候，末依看见对面咖啡厅里小柴与那个陌生的女生对坐着，开心地吃着牛排，小柴把一盘切好的递给女生。

“你看什么呢？”末依慌乱地转过身子，怕轩琦看见什么。
“没，没什么。”

那个瞬间她发现自己是那么的虚伪，她在怕什么，担心什么，她自己也不知道。

在广场的喷水池前，轩琦突兀地抱起末依，直接从喷泉中穿过，冰冷的水浸泡着她的心，麻木已经让她忘记了为什么痛。末依似乎还在想着什么时，轩琦就把她放在了公园的椅子上，末依莫名其妙地看着轩琦，“为什么啊。把我放在这儿……”

轩琦气喘吁吁地回答着，“把你晒干啊……”末依看了看天空，一片晴朗，心里却下着淅沥沥的雨。

母亲转身，硕大的外套被风吹起，如同张开翅膀的天使，

“你不能，你不能，你要是走了，姐姐怎么办，姐姐不能没有你……不能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末依……我现在才明白，家最重要，可是一切都晚了，今天过后，我就什么也没有了……”

“不……不……你还有我，还有默默，我们都爱你……”

“末依，你听，你父亲在叫我的名字……”

接着母亲消失在天台上，带着所有的罪恶与亏欠，一跃而下。世界的尽头，只剩下哭泣的末依。

医院手术室门外，嫣然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大声哭泣，末依仿佛听见了骨骼断裂的声音，浑身血液都炸开似的那样汹涌。

走廊里很安静。末依心里疼痛得厉害。没有一点力气。如同全身的筋脉都被挑断了。手术很快就结束了，走出来的医生神色暗淡地摇了摇头。

末依泪倾如雨，嘴唇上的线条，裸露而颤抖着。她的双腿已经支撑不住她瘦小的身躯。她跪在地上，嫣然紧紧地搂住她，放声大哭，“对不起，对不起末依，对不起默默……对不起。”

整个医院都被记者围的水泄不通，是啊，本来今天的母亲可以更加风光，可是现在，所有人关心的不是她品牌新上市的服装，而是她的背景。末依在一大堆保镖的护送下回了家，小柴和嫣然在忙碌着母亲的后事。

末依去墓地的时候葬礼已经结束了，小柴默默地蹲在母亲的墓碑前，一点一点地烧着母亲生前最爱的服装设计稿的东西。

“母亲和父亲现在在一起吗？”

末依疑惑地抬起头，眼睛里充满着茫然。就像个迷路的小孩正在问路。

“也许吧！”小柴沙哑的声音像个沧桑的老人。

末依想着，如果默默醒了，以后的她就只能与孤独相伴。

末依看着安静的小柴。

“他们一定会在一起。”像个固执的孩子。

小柴转过头微微一笑。然后他们都不说话，空气也静静的流淌着，没有一丝声音。

末依躺在墓地上，静静地闭上眼睛，突然发现，那个曾经每天接送末依和默默上学的妈妈不见了。

那个曾经在雨天把自己的雨衣披在末依肩上的妈妈离开

末依一边说话一边给辰小柒打电话。电话通了很久他才接。

“有事吗？”声音好像被什么东西压着了，沙哑得走了音。

“没什么，刚和小雨逛完超市，晚上出来一起吃饭，我和小雨再叫上杨轩琦。”

“不了……”

“你哭了，怎么了？”她觉得有些不对头，还隐约地听见旁边有哭泣的声音。

“在出席妈妈的葬礼……”

像晴天霹雳一样，末依手上的电话掉在地上。

车重重地摔倒，砸在末依的脚上，车筐里的东西四散开来撒了一地。末依看了看自己的脚，血涌了出来，尖锐的痛感从脚直逼心脏，末依感觉连视线都在那一瞬间模糊了。

小雨手里的袋子也掉在地上，她手捂着嘴巴说不出话来，眼睛里溢满的眼泪往外涌。

钻心的疼痛越来越剧烈，让末依头有些晕眩，很深的一道伤口，血染红了一整只白袜子，然后她晕倒过去。

小雨一边哭泣，一边大声地喊：“末依……末依……你不要死，不要。”

小雨的哭泣声在暮色里显得格外吓人，像夜晚森林里嚎叫

大片大片的云朵。成群迁徙的候鸟缓慢地向南方飞去，它们的叫声清晰可辨，有高，有低，有尖锐，有模糊；有喜悦，有悲伤；有留恋，有失落……闭上眼似乎就可以看见，大片大片的湖泊和荒芜的草丛、芦苇林，飞鸟穿过高高的水草划破平静的湖面，落在树上，那个秋天它们不再孤独。

在10月的最后一天末依接到医院通知说可以做心脏移植手术了，就在三天后。

10月又10月，秋天又秋天，在第18个10月，第18个秋天即将结束的时候，她又获得了重生的机会。

如同夜空中升起艳丽灿烂的烟花，刹那间，黑暗沉寂的夜空又获得了新生。

02

老人们常说，小孩子不要乱讲话，不然一切都会实现的。就像古老巫师的诅咒那样，慢慢地向你靠近。

我会在沿海地带 / 等着潮汐更改送你回来 /

你走路姿态 / 微笑的神态 / 潜意识曾错过的 / 真爱 /

那个秋天曾经每天给末依买早餐的男孩不在了。

那个曾经在秋风中给末依披上厚厚的外套，戴上围巾的男生离开了。

那个曾经在夕阳下送末依生日礼物的男孩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那个曾经发短信说爱末依一万年的男孩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街角。

那些曾经的誓言，都变成了一堆微弱的炭火，被风一吹就灰飞烟灭了。

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了，换了鞋后她走进姐姐的房间，一切都是老样子，只是少了姐姐，准备离开时电脑突然响了，她走到面前，发现是一个新的邮件，标题写着：《小百合不哭》的花絮。

“默默，你好！我是剪辑，这个我觉得你应该留着。”

末依坐了下来，把它打开。

电影的画面。

默默安静地沉睡在沙滩上，接着是一个回忆的画面。

闪电把一大片急速掠过城市上空的乌云，撕打得血肉模糊，瞬间雷电交加，大雨倾盆。默默牵着一个女孩的手站在幼稚园的大门口，她们全身都湿透了，两个颤抖的黑影摩挲地躲在附近的一个大树下，像是两只在寒风下哭泣的小鸟。默默把自己的外套盖在小女孩的身上，把她紧紧的抱在怀里，自己冻得全身发抖，默默拿胸前那个烘热的怀表，已经6点半了，她怕再这样下去，妹妹恐怕要感冒，她站起来，把雨衣脱下来，给妹妹穿上，她说，姐姐是美少女战士转世，什么也不怕。

然后牵着末依的手，大步地奔跑在雨里。

挣扎到家的时候，末依已经接近昏迷，她们带着一大股雨水潮湿的气味，推开门，暗淡淡的灯光下，父亲低着头坐在沙发上，母亲在房间里收拾东西，一声不响。家里静的有些可怕，像黑暗中没有尽头。末依看见母亲的行李

头才发现是小柴。

马路上的监控器是这样显示的——

两个交错的出租车同时刹车，从车上走出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，没有任何迟疑，冲到马路中央，准备去救那只小狗，但没有抓住小狗却抓住了对方的手。

末依甜蜜地晕倒在小柴的身上。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小柴家的沙发上，嘴里含着温度计，脑袋上敷着冰袋。她目光呆滞地看着小柴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她用枕头盖住自己红红的脸。

“哎呀……你不懂了。”

早上，她起来的时候看见小柴在煮粥，她揉揉眼睛大叫，“完蛋了，迟到了。”

“今天周末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末依一头躺回床上，小柴一口一口地把粥送到她嘴里。

末依笑得像个孩子。

晚上末依想吃牛排，他们便去西餐厅。末依喝了很多酒，